

因为爱

汤云祥

太阳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就像从睡梦中醒来的冉龙文一样。他来到院子里,家里的牛、羊、猪,亲热地和他打着招呼。于是院子里挤满了各种声音,声音像一只气球,升到院子的上空后,又被风吹到了河边。

河边草地上,牧草鲜嫩肥美,许多不知名的小花在草丛中悄然绽放。冉龙文赶着他家的三头牛来到河边,用铁钎将牛绳固定在地上。在牛吃草的同时,他拿起镰刀,将牧草割下,一捆一捆扎好。他将一把最鲜嫩的草,送到“小花”嘴边。“小花”是一头奶牛,每天为冉龙文提供长身体的牛奶,牛奶在他身体里,长成了坚硬的骨骼,变成了强壮的肌肉。空气中,羊群和猪呼唤的声音强烈了起来,冉龙文便牵着牛回家,牛背山,牧草像小山一样堆着。

中午是冉龙文最自由的时间,等不及小伙伴的召唤,他便向村口跑去。桥洞下,河水慢悠悠地流淌,这是孩子们最好的游泳池。冉龙文他们脱光了衣服,从桥上一跃而下,清凉的河水温柔地拥抱着少年的身体,一早上的疲惫顿时消失不见。下午又是早晨的复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冉龙文也一天天地长大。

冉龙文出生在新疆沙湾市的一个小村庄,父母老家在甘肃省武威县,响应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举家迁居到新疆。冉龙文自记事起,父母整天都在田间劳作,姐姐带着他和哥哥也力所能及地干点农活,除草、浇水、摘棉花、掰玉米、收葵花,日子过得辛苦而充实。

高考填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报考了无锡江南大学的动物科学专业,他期望有朝一日能为家乡的畜牧业做点贡献。读大学期间,他还到宠物店去打工,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动物打交道、交朋友。在宠物店,他认识了一个和他一样喜爱动物的女子。经过三年的爱情长跑,终于修成正果。结婚后,冉龙文和妻子一起回到了妻子的老家武进。

冉龙文考进武进农业农村局,从事他喜欢的畜牧兽医行业。整天与牛、羊、猪打交道,虽然外人看着又脏又累,但他却乐此不疲。有什么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工作结合起来更令人欢喜的呢?冉龙文爱学习,肯钻研,专业知识越发过硬,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许多法律法规,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他在参加的省、市、区农业行业防疫技能赛及检疫技能赛中,都取得了好成绩,还获得了武进区“先进工作者”称号。

江南水乡,小桥流水,四季分明。因为爱,冉龙文留在了这里,每每和妻子在风景如画的河边散步,他眼前都会浮现出新疆的山山水水,以及他的牛羊,他的父母、亲人。那里,天空深远、蔚蓝,阳光纯

净透明,草地上,牛群和羊群在安静地吃着草。那里,是他的故乡,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当得知农业农村局要派遣农业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援疆工作时,冉龙文第一时间报了名。他说,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以援疆工作人员身份参与到新疆的建设当中,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妻子知道他对家乡的那份热爱,所以毅然决然地支持丈夫的援疆之行。

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民俗、熟悉的生活节奏,冉龙文感觉似乎从未离开过。以援疆工作者的身份回到新疆尼勒克后,他总感觉心里憋了一股子劲,那种想为自己家乡作贡献的想法非常强烈。在援疆工作组中,领导安排他负责招商及产业方面的工作,虽然和他以前在农业农村局的工作完全不同,但他还是认真地向前一批援疆人员请教,积极和当地的同志沟通,把思路理顺后,迅速进入到新的工作中。

尼勒克的资源、发展情况与内地有着较大的差异,冉龙文围绕尼勒克的一些优势资源,和武进的一些商超、农业相关企业及科研院所积极对接,组织武进的企业来尼勒克考察,同时也将尼勒克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带到内地去。在他的策划推动下,召开了“武进旅游推介会”,进行了8次外出对接推介,其中常州喜之源食品、常州鱼米之乡电子商务、江苏杰记农业科技等公司与尼勒克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武进援疆工作组组建的“江苏援伊(武进中小企业)产业园”,在2023年总营收突破亿元大关。

冉龙文全心全意爱着新疆这片土地,他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同样爱得深沉。百色别克的家庭收入一直是靠家里的十几头牛,还有几亩旱田维持,加上又有四个子女上学,生活负担很重,一直在贫困线附近徘徊。冉龙文了解到他家的实际情况后,认为百色别克可以利用家里的面包车,跑到乡镇的营运线路。于是冉龙文带着百色别克到相关部门咨询办证所需材料以及办理流程,经过多方协调,终于将运营线路车所需的证明办好。百色别克紧紧握着冉龙文的手,激动地说:“太感谢您了,您帮我解决了大问题。”

在新疆工作期间,冉龙文一直对妻子有着愧疚。儿子刚上小学,女儿也才一岁多,如此沉重的家庭负担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他说,他唯有努力地工作,把新疆建设得更美好,才能回报妻子的付出。每天晚上视频的时候,妻子都会和他分享孩子们的成长喜悦。妻子和儿子来新疆看他,妻子说:“你黑了!”他说:“你瘦了!”看向对方的眼里,是满满的爱与不舍。

冉龙文说,他从新疆到江南,再从江南到新疆,一路走来,仿佛有天使指引。他说,这天意就是爱。

写给秋天

刘亦鸣

处暑

遥远年代的那些夏天
故乡野地里的萤火虫
那些流动的星光
曾擦亮过我童真的眼睛

许多年之后
我经霜的目光
在城市纷繁的灯光里
已经变得暗淡
像月亮减去了清辉
少了沐浴自然的灵性

处暑到来
有一种历经煎熟后的释然
但我们终难逃离
城市的热岛
与强光污染
就像萤火虫迷失在夏天
再也无法获得
生命里最初的启蒙

白露

夜晚给了你清澈的瞳仁

凝水为珠
结草为伴
不染纤尘的高洁
与世无争的品格
水木清华是你最好的诠释

当季节转换
在冷暖交替之间
你最先感知世间炎凉
独享天地之间的那份幽意
只向星月吐露心绪
只为给秋天一个黎明的拥抱

当晨光初现
在昼夜交接之间
你清亮的眼睛逐渐收拢
屏蔽世俗的污浊和喧闹
身,与光同尘
心,与世无争

诗经里最美的意象是你
生命里最美的意境是你
时光里最美的季节是你
爱情里最美的思念是你

柔蚕老去应无憾

臧刘昕

哈佛大学教书。国外的工作并不如想象的那般简单。给国外学生上课必须用英文,用英文来讲解中国诗词之精妙是何等的艰难。为了上好课,叶嘉莹每天备课查生字要到半夜两点左右,第二天又强打精神去上课,看论文,看报告。为了提升自己教学水平,她挤出时间去旁听各类文学理论课程。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也一直在默默丈量着她每一点努力,1969年,她被聘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年又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虽是著作等身,名扬海内外,可叶嘉莹却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书、成为学者……一切我都没梦想过。我写过一首词,其中有一句是‘眼前何事容斟酌’,哪一件事能让我选择呢?只要我能养活一家人就好。”1948年的那个春天,她离开家乡北京,开始了被动漂泊的生活:去台湾,去美国,去加拿大,一生飘零,四海为家。她说:“命运把我搁在哪儿,我就在那自生自灭般成长。”在人生最焦灼,最迷茫,最黑暗的时候,是诗词将她的灵魂托起,让她在美好的境界里得到暂时的喘息。

辛苦一生的叶嘉莹终于在晚年过上安定的生活,但内心深处,抹不去的

永远是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多少次午夜梦回北京四合院的老家,迈进了大门,却永远打不开里面的门窗……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叶嘉莹得知消息,立马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申请信。信中写道:“我愿意自费回国教书,自己出旅费,不要国家一分钱,不要任何报酬。”很快,她接到了南开大学的来信,南开的李霁野先生当年也在北平辅仁大学教书,还是顾随先生的好朋友。叶嘉莹感动地写下“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他年若逐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这是叶嘉莹生命中第一次主动选择。几十年来,她不懈诗教,竭力让古典诗词回家。从1979年开始,她一人拖着硕大的行李箱,辗转于中加两国。除了南开大学,她还到其他几十所高校演讲。只要她一开课,阶梯教室座无虚席,连过道也挤满人。几百人的教室极其安静,只听得叶先生动情的讲解声悠扬回荡,大家沉浸在美好的诗词世界中久久不愿醒转,直到熄灯的号角吹起。学生都说,讲台上的叶老师有着一独特的美感,只要站在那儿,就是一首诗、一阙词。即使到了九旬高龄,满头银发如雪,她仍是那样精神矍铄,声音清亮,用诗意的语言娓娓诠释着古典诗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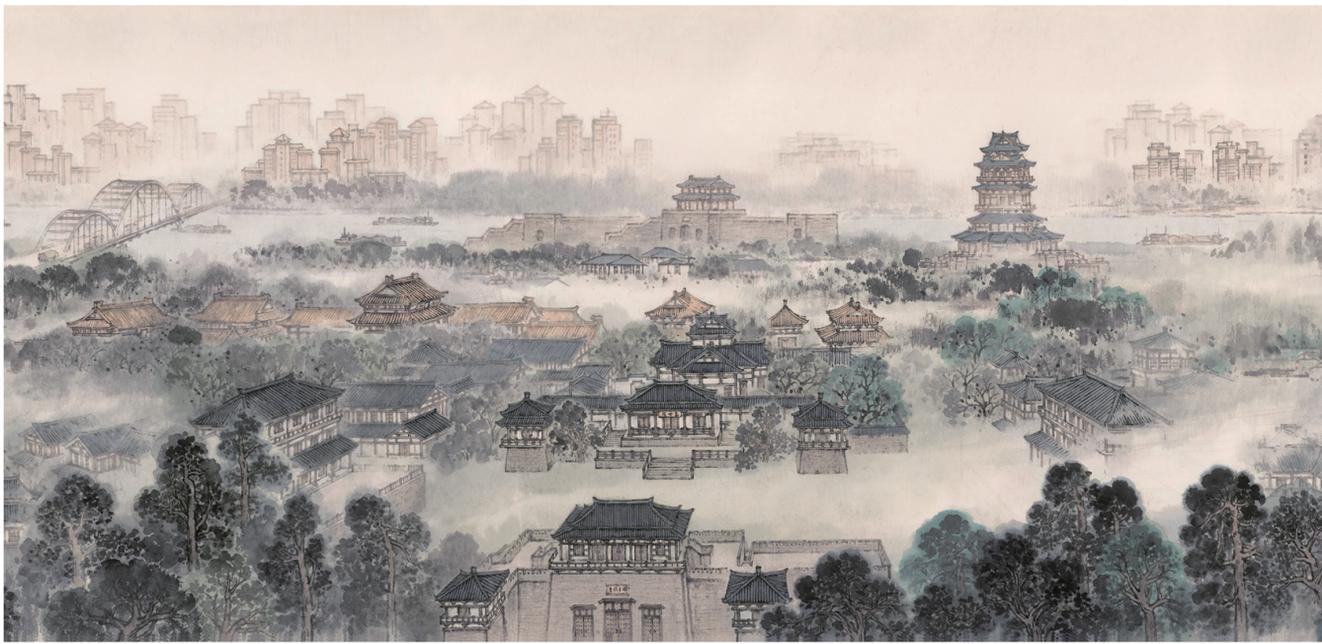
千年的魅力。

2013年,叶先生年老,不能再越洋奔波,正式回国定居。南开大学特意在马蹄湖畔为她建造了“迦陵学舍”。这是一座集教学、科研、藏书于一体的中式书院。为了南开的这份深情厚谊,先生赋诗道:“结缘卅载在南开,为有荷花唤我来。修到马蹄湖畔住。”

以此生,许诗学。叶嘉莹一生挚爱诗词,虽命途多舛,奔波一世,但始终秉持治学育人的初心,2018年,叶先生将一生积蓄3600多万捐给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金”,持续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千金散尽,只为后世。捐赠后,叶先生仍过着每天伏案读书写作的简朴生活。最牵挂的事,仍是让古诗词走入更多孩子和年轻人的生命。

叶先生在《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中写道:“我一生,70多年从事教学,我觉得这是我愿意去投入的工作。如果到了那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叶先生的大爱,日月可鉴,天地为之动容。

一世飘零苦难深,
莲花风骨铸师魂。
虔心掬水月莹手,
满腹诗情渡众人。
谨以此诗献给叶嘉莹先生。



京杭大运河揽胜图之江苏宿迁、淮安段 0.95×17.50米(局部)(国画)高鸣

秋天的怀想

双木

草尖,冷霜铺满在大地,那寒冷的冬天便来到了。

江南的秋还是丰盈的,这丰盈是收获的喜悦所赋予的。

秋天一至,郊外的田野就开始变色,从一望无际的青绿,渐变成绿中带黄,直至铺天盖地的橙黄,那是丰收的信号,是收获的赞歌。小时候,我最喜欢走在村前秋天的原野里,抬头望去,无边的稻浪黄得晃眼,阳光下一块连着一块,一直延伸至天边。脚踏杂草,走在乡间小路上,走进稻浪深处,用手轻抚,只见稻谷饱满,稻穗低垂。稻花香里,蛙儿从脚边跳过,虫儿在身边掠过,远处偶尔飞过一只野鸡,倏忽没入稻田深处,再也不见踪影。这是万物成熟的季节,也是忙碌的季节,田鼠正在搬谷,鸟儿正在觅食,人们也准备开镰收割。是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度过浪漫的春、燥热的夏,终于到了秋收时节。看着眼前的稻浪,任谁心里都会洋溢着喜悦之情。那是耕耘的回报,大地的馈赠了!

丰收的喜悦不仅仅洋溢在稻田里,你看玉米饱满了,大豆鼓胀了,红薯拱破了地面,扁豆挂满了枝头,笑意盈满了农人的眼角眉梢,谁人不爱这丰盈的秋呢?

江南的秋更是清冷的。当秋收已毕,大地就开始裸露出赤裸裸的胸膛,站在村前高岗上极目远眺,空旷的原野里一览无余,仅有几棵枯树兀立在远处,草枯了,天远了,云淡了,“数村木落芦花碎,几树枫红叶坠。”大雁往南飞,落霞映远山,孤鹭坠长空,只留下一片秋的清凄。

秋天的知音,并不只有栾树,你看紫薇的叶子比枫叶还好,樱花树叶比菊花还黄,桦树也不甘示弱,叶儿或青或黄,或绿或红。对于这一切,乌桕不以为然,秋深之时,满树的青叶一夜红遍,就像举着一团烈火燃烧在空中。陆游说:“乌桕平生老染工,错将铁皂作猩红。”把乌桕比作染工,是恰当不过的,但我觉得真正的染工应是秋阳秋风。你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树木秋色,山日落晖,这热烈的秋怎能不让人怀想呢?

秋天是热烈的,也是萧条的。正像电池的正负两极,盛极必衰,物极必反,当片片秋叶飘落之时,萧瑟哀婉的氛围便弥漫开来。

叶片最先凋零的应是青桐。初秋的时候青桐还是葱绿一片,几阵秋风,几场秋雨,青桐树顶上枝叶便开始泛黄,偶尔有一两片叶子耷拉下脑袋,但没过几天,整棵树就变得青黄杂陈,秋风阵阵,枯黄的叶片片片飘落,黄叶铺满地面,如一场破碎的梦,了了无痕。

与青桐几乎同时凋零的还有法国梧桐。古人云:“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细雨滴梧桐,点点滴,那一点一滴都是愁思,每片落叶都是愁绪。当然,梧桐不知道这些,只是一日天地衰老,一天天地变黄,一片片地飘落,秋色老梧桐,梧桐叶片从深秋一直落到严冬,只剩下满树光秃秃的枝桠刺向寒冷的天空,那便已是三九寒冬了。

其实萧条的哪里仅是梧桐,当芦苇举着白穗高声唱着挽歌,野草摇晃着枯黄的茎叶瑟瑟于寒风中的时候,水瘦了,山寒了,叶落了,冷露凝结于

江南的秋是热烈的。当第一缕秋风吹拂的时候,树上的枝叶就开始像魔术师一样变幻着色彩。秋天刚开始的时候,大放异彩的应该是栾树。夏日的栾树和其它树木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律是满树青翠的枝叶,招招摇摇地享受着夏日的阳光。到了秋天,栾树仿佛一夜之间都戴上黄色的帽子,层层叠叠的栾花开遍枝头,在秋日的阳光里,黄得耀眼,举目望去,一行行一列列,斑斓的色彩无以复加。走在栾树下,花雨缤纷,渐渐地,头上、肩上、衣上、地上,无一不是黄色的花瓣,“拂了一身还满”,全身都是秋意。

不几天,花瓣落尽,红色的、黄色的灯笼果挂满了枝头,一丛丛,一簇簇,远远观之,也不知是果还是花,只剩下一树繁华,就如打翻了的颜色瓶。栾树拼尽全力把秋高高托起,它应该是秋天的知音了。



徐孺下陈蕃之榻

(篆刻)

周俊海